

思想者

刊头题字 | 谭谈 主编 | 唐吉民 主管主办 | 华夏早报 2023年8月11日

■ 弓木 (湖北)

“思想者”的呐喊

——读《思想者》杂志创刊号有感

■ 艾华林 (湖南)

2023年6月8日，由华夏报社主办的《思想者》杂志创刊了。在“只有对人民无限的爱，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民的好作品”中，有一段话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话说：“纵观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正面临着动荡的世界局势，而我们自己，被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所捆绑。因此，我们似乎到了再次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了。如何再次睁眼看世界？”“思想者”抛出了灵魂拷问，“冀望《思想者》选刊与诸君一道携手同行，贡献力量。”

读罢此文，我陷入了沉思。1843年，宝庆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而他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现在回望魏源睁眼看世界时的中华民族，是处于一个“九州八荒”“天圆地方”以“天朝”为中心的，以满清人为主宰统治的苦难深重又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宝庆人魏源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了100卷《海国图志》，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另一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等，极大地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从而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的时代新风气，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深重的封建王朝，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然而，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满清王朝统治的中华民族都没有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场为了争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日俄战争，在二十世纪初爆发了。1902年3月，一个家道中落的绍兴青年，为了“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病入的疾苦，一面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呐喊》自序）赴日学医了。而当他看到被日本人当作俄国侦探而砍头的体格健全茁壮的愚弱的国人，只能充当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时，这个做着医治国人疾病美梦的青年人，他的梦想幻灭了。

从而做出了改变国人精神的决定，弃医从文了。他就是骨头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被毛泽东赞誉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民族魂”——鲁迅先生。

行文至此，我还在思考，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从百年屈辱历史中

解放出来的中华民族，自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后的日益强大的无限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我们真的还需要唤醒民众睁眼看世界吗？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那么，我们如何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呢？作为一个文化论者，我想在此谈谈我的看法。

这里抛开国际风云的变幻不谈。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在AI开始取代人类工作的今天，它将来会不会取代人类思考呢？我在刷抖音和快手时，我明显地感觉被投喂了。它们的算法和内容推送机制让我非常愉悦。如果你喜欢看美女，它就不停地推送趣味相同的视频至视频终端，直到我看得起腻、恶心，才过滤掉这些信息。

而当你另一个内容上停留超过三秒，你又会接收到相同内容的资讯，直至起腻、恶心、过滤，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视觉冲击和思维攻势，让人不胜其烦。然而，除了这个毛病，互联网作用下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变成井底之蛙或乌合之众。

不管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的生活里。我发现，人们越来越闭塞和不愿打开自己，尤其是一出生就触网的互联网培养起来年轻一代。他们很容易找到同频共振的人，也会轻易拉黑不同立场的人。

久而久之，他们的身边就只有一种声音了。当他们通过互相认同和肯定之后，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井口大小的圈子里了，他们看到的天空也就只有井底之蛙看到得那么大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就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群，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凌晨《思想才能抵御浅薄：现代生活无处不在的三大撕裂》）

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我们当今之文艺教育，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我看是有的。如今，在算法越来越精准，目标越来越精确；人们越来越精明，内卷越来越严重；教育越来越功利，就业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下，人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但人们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

在这个信息庞杂，获取方便快捷的碎片化时代，人们的认知越来越渊博，思想质量却越来越浅薄。无法深度阅读和思考，是人们集体沉沦的开始与病灶。那么，如何突破互联网织就的“信息茧房”，抵御思想的浅薄呢？

田田的诗歌题材主要涉及教育职场、山地乡村、人生爱情及死亡命运等社会生活，这是就题材的广义而言的，即指作品描写的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社会生活作为诗歌创作客体（素材），创作主体依其创

答案是现成的，就是鲁迅先生首推的文艺。

那么，我们如何唤醒国人迷失的心性呢？这里又要回到二十世纪初了，那时的中国思想陈旧，社会腐败，但一些进步青年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他们以手中的笔为刀，以心中的理想信念为旗帜，敢于与黑暗作斗争。他们站在了历史的前沿，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改造了国民的血性和认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和民族脊梁。

近日，“颜宁之问”引起引议，不正是因为我们缺少好奇心、缺少远大目标、缺少原创思维、缺少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担当么？

《人民日报》在点评“颜宁之问”时说：“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只有“心怀梦、敢于发问、大胆探索，相信广大青年一定能啃下更多科研的硬骨头，攀上更多的高峰。”而在文化领域，我觉得以文化人，培根铸魂，永远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使命和精神担当。

如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入到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蓬勃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深入人心。

今天，我们虽然欣喜地看到中国文化呈现的繁荣景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一些充满铜臭味的低俗媚俗作品大行其道。比如前些年爆红网络的“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下半身”写作，等等，都是对文化的侮辱。而将“一把好乳”“向黄河撒尿”等诗丢在公共空间，就像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一样，真的很丢人。

还有，近年来在网络上的爆火的贾浅浅、余秀华之流，热衷于抒写脐下三寸的“睡诗”和亵渎诗歌的“屎尿体”，更是对文化生态的严重破坏。更有甚者，在中小学教材里植入邪恶、低俗的文化内容与插图，毒害青少年，真是令人愤慨。

当今文坛，为何多莺歌艳舞，风花雪月的小情小我之作。其所缺乏的恰恰是“五四精神”的独立性和思想性。以上种种乱象，说明文化人早已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初心使命了。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作为时代的“思想者”，我想，我们仍有发出鲁迅先生之呐喊的使命之必要。

作动机、诉求、预期而选择、提炼、整合材料，创作客体从而成为诗歌对象（题材），这是就题材的狭义而言的，旨在客主间的审美融合与形象构建。或言之，所谓诗歌对象亦即诗歌形象，诗歌对象（形象）一方面作为描写对象，即题材；一方面作为认识对象，即主题。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把诗歌对象只作为描写对象，即题材，而将其所蕴含的认识对象隐而不显，且以主题一词特指认识对象或曰核心意蕴。而实际上作为题材（描写对象）或形象已无不蕴含着主题或意义。那么，由其题材（形象）所荷载所表示的意蕴或说田田诗歌作品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诗歌《一头好猪》以其鲜明的特征“给它什么就吃什么 / 被栏杆包围，什么都不想 / 有时忘记喂食 / 它叫几声就打鼾了”，表现了某类猪（好猪）的典型心理与大众社会文化意识：“大家都说这是头好猪”。如果说鲁迅在乱世时代通过阿Q这个典型形象，“写出了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那么，田田则通过《一头好猪》的典型性格，表达了在盛世时代“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从中我们甚至还看到了如同鲁迅在其作品《药》中所描绘的买卖“人血馒头”的中国特色与时代作派：“到年底，拖出来，按住，一刀下去 / 将准备的香纸沾上猪血 / 它才发出响亮的尖叫 / 最后我们把香纸插在猪圈旁”。

田田是位山地乡村的女老师，由此写下了大量涉及其职业生活的诗歌。在《乡下小学的办公室》一诗中，我们读到了一幅当下乡村教场世俗全景画：“我们抄写材料，教育学生 / 讲几句不痛不痒的道理 / 或八卦家事 / 女同事无所顾忌地喂奶 / 露出了硕大的乳房 / 有时校长来了，我们站起来 / 有时局长来了，我们藏起来 / ”这里有台面话，有潜规则，有八卦阵，还有喂奶图。其主题既显示在其丰富的形象之中，又隐含在它庸常的情理之中，我们恍惚其中，恍兮惚兮，“面对面坐着 / 看到的只是一张面孔”。其他还有《仙女老师》《我的学生》《上学的孩子》等诗歌都涉及到了当下的教育主题。

田田生长生活在湘西山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有关乡愁题材的主要有《冬至，你蹲在山里烧炭》、《你所看到的悲伤并不是悲伤》、《什么都安静了》、《孤独的寨子》、《久走夜路》等等作品。这些作品，描绘了当下因城乡二元分离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呈现的乡村困境，表达了作者对乡村教育短板、萧条现状及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关爱与思考的主题。其主题有着积极的意义，作品的主题表现在作品的形象中，而形象又有事象与意象两种基本的传达方式或表现形态，其表现的主题也有多种的显现形态。正是借着“老人依旧蹲在木屋前 / 编织背篓，竹筐 / 编织一生干净的光阴”这个事象，借着“老人满脸皱纹，手掌枯萎 / 被人遗忘，又被太阳唤醒”这个意象，一个山村编织翁的性格主题也就油然而生了，并从中显现了“他们守着祖宗的遗址 / 并成为后人瞻仰的遗址”这个思想性主题，并以诗题“你所看到的悲伤并不是悲伤”，表达了作品的情感性主题。

田田的爱情诗，既有着一位妙龄女孩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又有着千帆过后的生活领悟：“原来吻过之后还有这么多事情可做 / 还有那么多未知的结局 / 拥抱，做爱，吵架，哭泣，分手，回忆 / 我就真心爱上了爱情”。田田的爱情诗更有着超越庸常诗人浮浅的抒情，而以一种沧桑历经的平静直面爱情的人生感悟：“我看见站得最近的人 / 隔着最远的心 / 这广阔的世界 / 唯有别离是永恒”。爱情，这缘于肉身本能，立于社会文明，而其本质属于灵魂理想的爱情，让我们一生追求，然终知其可遇而不可求，让我们欲罢不能，然终于无力回心而随风而去！然而本真诗人依然不能不风过流泪，长歌而问：“为什么和一个人肌肤相亲后 / 也会有孤独盛满胸口？ / 为什么风吹过 / 我就想落泪？”正如唐朝古诗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似当代新词所言：“幸无所爱，不惧生死”。

“死亡”题材在田田的诗歌写作中占据了相当多的部分，这让我们吃惊，也让我们奇怪为何年纪轻轻的她居然对“死亡”有着如此执着的关注与思索。以诗歌欣赏中“知人论世”或“接受预示”的原理，我们了解到田田幼年丧父，又在婴儿时被送给别人因喂食过期牛奶而“见过黑白无常”，且从小在乡村丧葬习俗中耳濡目染，从而为她的诗歌创作准备了独特而丰富的死亡素材。“死亡”题材源于创作客体，既是创作主体的表现对象、描写对象，更是我们的认识对象。然而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语境下，国人不敢直视死亡，不能直面死亡。然殊不知“不知死，

下转 10 版

责任编辑 | 艾华林 校对 | 卢路